

吕叔湘全集

第一卷

《中国文法要略》

辽宁教育出版社

吕叔湘全集

中国语文出版社

中国语文出版社

吕叔湘全集

辽宁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吕叔湘全集 / 吕叔湘著. —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2.12
ISBN 7-5382-5999-6

I. 吕... II. 吕... III. ①吕叔湘—全集 ②汉语—语言学—文集 IV. H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09704号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政编码: 110003

联系电话: 024-23284424 邮购热线: 024-23284435

<http://www.lep.com.cn> E-mail: sales@mail.lnpgc.com.cn

深圳市佳信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发行

幅面尺寸: 140mm × 203mm 印张: 338.875 字数: 7 700 千字

印数: 1-3 000 册

2002年12月第1版 2002年12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俞晓群 王之江 刘国玉 柳青松 责任校对: 王玲 马慧

技术编辑: 袁启江 美术编辑: 吴光前

整体装帧设计: 张慈中

定价: 1350.00元(全十九卷)

目 录

《中国文法要略》上卷初版例言(1942)	6
六版题记(1953)	7
修订本序(1956)	8
重印题记(1982)	13

上卷 词 句 论

第一章 字和词	1
语言和文字 (1) —— 文法 (2) —— 白话和文言 (3) —— 字和词 (6) —— 衍声复词: 联绵 (8) —— 叠字 (9) —— 词尾 (11) —— 外来语 (13) —— 合义复词 (14) —— 简称 (15)	
第二章 词的种类和配合	17
词类 (17) —— 词的配合: 联合关系 (19) —— 组合关系 (20) —— 结合关系 (24) —— 词类的活用 (25)	
第三章 叙事句: (1) 起词和止词	29
起词和止词 (29) —— 省略起词 (30) —— 无起词 (31) —— 省略 止词 (32) —— 无止词: 内动和外动 (33) —— 变次: 起——止 —— 动 (34) —— 止——起——动 (35) —— “把”字式 (36) —— 被动式 (37) —— 两成分句的词序 (40)	
第四章 叙事句: (2) 补词	43
受词: 间接式 (43) —— 直接式 (44) —— 受词和止词 (45) —— 第二类受词 (46) —— 关切补词 (48) —— 交与补词 (49) —— 凭 借补词 (50) —— “以”字的省略、“以”字前后的省略 (51) —— “以”字的位置 (53) —— 补词总说 (54)	
第五章 表态句, 判断句, 有无句	55

句的种类：主语，谓语（55）——表态句（56）——动作和状态
（57）——判断句（61）——准判断句（63）——有无句（65）

第六章 句子和词组的转换 70

表态句和形容性加语（70）——有无句和领属性加语（72）——判
断句和同一性加语（73）——叙事句转成词组（74）——“者”字
的作用（78）——“所”字的作用（81）——组合式词结
（85）——词组代句（87）

第七章 繁句 89

繁句和复句（89）——表态和判断繁句（90）——叙事繁句
（91）——致使句（93）——意谓句（98）——有无繁句
（100）——复句（102）

第八章 句法的变化 107

句式的应用（107）——有无句式的利用：有（无）……者
（108）——有所，无所（111）——有以，无以（111）——判断句
式的利用：者（113）——所（116）——组合式词结的利用
（119）——外位（121）——省略（125）

下卷之上 表达论：范畴

第九章 数量 130

单位词（130）——询问数量（133）——定量：整数（134）——
分数（136）——约量（138）——些，点（141）——以上，以下
（142）——一和多：们（142）——次序（144）——程度
（146）——动量（149）

第十章 指称（有定） 153

三身指称：第一身（153）——第二身（154）——第三身
（154）——之，其，彼（155）——们；我们和咱们（158）——
的，之（160）——相，见（161）——尊称和谦称（162）——称
名（164）——确定指称：特指（164）——承指（166）——助指
（168）——指称复数（169）——指称容状和程度（170）

第十一章 指称(无定) 172

疑问指称: 问人(172)——问物(174)——抉择人物(176)——问情状(177)——问原因和目的(179)——任指(182)——虚指(183)——数量称代(185)——总和及配分指称: 全称(187)——偏称(188)——他称(188)——分称(189)——普称, 各称(190)——隅称(192)——逐称(193)

第十二章 方所 195

询问方所(195)——方所词(196)——这儿, 那儿, 到处(198)——方所词的连系: 在, 于(199)——乎, 诸, 焉(201)——从, 往, 到(202)——不用关系词连系(204)——方面, 对象, 观点(207)——动态(211)

第十三章 时间 215

询问时间(215)——时间词(215)——一日, 他日, 日日(217)——三时(219)——时间词的连系(222)——动相(227)

第十四章 正反·虚实 234

否定: 不, 弗, 无, 非(234)——未, 没(有)(237)——毋, 勿(240)——否(242)——双重否定(244)——可能: 能, 会(247)——可, 好(248)——得(249)——或然(250)——足, 宜, 配, 值, 敢, 肯, 忍, 欲, 要(251)——必要: 要, 欲(252)——得, 须, 不用, 不必(252)——当然: 该, 宜, 应, 当(254)——必然(254)——可能和必要的关系(255)

第十五章 传信 258

语气和语气词(258)——了(262)——的(263)——呢(265)——罢了(267)——啊(268)——么(末)(270)——矣, 已(271)——也(273)——“也”和“矣”比较(275)——焉(278)——而已, 耳, 尔(280)

第十六章 传疑 282

问句(282)——特指问(283)——是非问(284)——抉择问(285)——反复问(286)——呢, 吗(288)——乎, 欤, 邪, 也, 哉(289)——可, 岂等(289)——间接问句(290)——反诘(291)——问句的应用(295)——测度(298)

第十七章 行动·感情 302

祈使 (302) —— 吧, 啊, 呢 (303) —— 其, 唯, 矣, 哉
(304) —— 请, 愿, 要 (305) —— 禁止 (306) —— 商量
(310) —— 感叹 (312) —— 感叹词 (317) —— 招呼和应对
(320) —— 停顿 (321)

下卷之下 表达论: 关系

第十八章 离合·向背 326

联合 (326) —— 加合 (328) —— 递进 (331) —— 平行和对待
(334) —— 正反 (339) —— 转折 (341) —— 转折和保留
(346) —— 交替 (347) —— 两非 (349) —— 排除 (351)

第十九章 异同·高下 352

类同 (352) —— 比拟 (354) —— 近似 (358) —— 高下
(359) —— 不及 (360) —— 胜过 (361) —— 尤最 (363) —— 就
动作比较 (365) —— 得失: 宁 (365) —— 不如 (367) —— 倚变
(比例) (368)

第二十章 同时·先后 371

时间背景 (371) —— 相承: 则 (374) —— 先后紧接 (376) ——
习惯性承接 (377) —— 相承: 而 (378) —— 先后间隔
(380) —— 有待而然 (381) —— 两事并进 (382) —— 动作和情景
(383)

第二十一章 释因·纪效 386

时间和因果 (386) —— 原因 (388) —— 因, 以, 为, 由
(388) —— 故 (390) —— 所以 (391) —— 者, 也, 是
(392) —— 后果: 所以 (395) —— 故, 是故, 是以 (396) —— 为
之, 至于, 得 (398) —— 因, 以, 而 (400) —— 目的 (403)

第二十二章 假设·推论 408

假设和条件 (408) —— 时间关系和条件关系 (410) —— 就, 便,
则 (411) —— 要, 若, 使, 令 (412) —— 而 (415) —— 也, 者

(416) — 充足条件和必需条件 (417) — 条件隐于加语	
(419) — 两歧假设 (420) — 若夫, 至如 (422) — 除非	
(423) — 否则 (424) — 然则 (425) — 推论: 既, 既然	
(427) — 假设句, 推论句, 因果句 (428)	
第二十三章 擒纵·衬托	431
容认 (431) — 纵予 (435) — 极端和衬托 (438) — 逼进	
(441) — 无条件 (443) — 连锁 (447)	
常引书名篇名表	450
词语索引	452
附:《中国文法要略》1942年初版 2.3—2.8 节	468

上卷 词句论

第一章 字和词

语言和文字

1.11 语言是什么？就是我们嘴里说的话。说话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极普通的事情，跟走路一样的普通。平常人很少有话而不说的，有些人无说话的必要也要说话。可是，我们想想看，一个人独自说话不说话？不。间或也有这种情形，我们就说那个人在那儿“自言自语”，仿佛有点儿反常。这是什么道理呢？原来说话和走路不同，不是一种个人的行为，是一种社会的行为。说得明白些，要有人听着，我们才说话。我们说话或是报告一个消息，例如“今天放假”；或是发表一种意见，例如“我说咱们可以上武侯祠去喝茶去”；或是要求对方有所行动，例如“文才，这回该你的东道了”；或是表示一种感情，例如“Hm！他呀！”——总之，你要把你的心中的意思和情感传达给别人你才说话。

说话的效用受两重限制，空间和时间。这两种限制都可以拿文字来突破。你在学校里短了零用，要你家里寄钱，你说话家里人听不见，你得写信，信是文字。你买了一个表，钟表店保你一年不坏，坏了免费修理，恐后无凭，保单为证，保单是文字。大多数文字的目的在于传达远方，却意外地保存到后世；但也有打

头儿就拿流传后世做目的的，例如哲学家或诗人，把他们的思想形之于文字，情感发之于诗歌，不但给同时的人看，并且还希望千百年后有更多的人能了解他们。可是一般地说起来，文字只是语言的代替品，只是语言的记录。因此文字和语言常常相当一致，这是对的。可是不会绝对一致，因为语言是一边想着一边说着的，文字却是思索了一道才写下的，比较更有条理。几乎和平常语言一致的是戏剧文字，不如此就不成为好剧本；距离平常语言最远的是说理的文字，那可不能像平常说话那样啰嗦，那样随便。语言和文字的关系既然这样密切，好些语言里头就用一个字来代表，如英语里的 language，假如要表示语和文的区别，他们加用“说的”和“写的”作形容词，好比说一个是“口语”，一个是“笔语”。汉语里恰恰相反，一向把“语”和“文”分成两件事，要表示这个整个的事情，反而要用“语文”这个联合词。有时为省事单用“语”字，如“英语”，这是仿他们的例子；有时单用“文”字，如“英文”，实在不很妥当，因为文字既然只是语言的一种形式，“语”可概“文”，“文”不可概“语”。

文 法

1.12 普通人的想法，两种语言不同，是因为所用的字眼不一样，比如汉语说“书”，英语说 book，两个字的声母全不相同，所以说汉语和英语不同。这个话是对的，可是汉语和英语的区别不全在这一点上。汉语说“两本书”，还是这个“书”字，英语就得说 two books，books 和 book 就不一样。汉语说“书的封面”，英语说 the cover of the book，英语的 of 似乎和我们的“的”字相当了，然而不同，我们把“书”字装在“的”字的前头，他们把 book 装在 of 的后头。即使有这么一种语言，——当

然不会有，不过姑且这样假设——用的字眼儿全都跟汉语相同，还是可以不一样。比如我们说“我的马”，他们也许非说“马我的”不可。又比方我们说“你吓了我一跳”，他们也许要说成“你我吓了一跳”。“你我吓了一跳”的说法，在汉语里意思不明白，究竟谁吓谁呢？必得说“你吓我”或“我吓你”，意义方才确定。这就是说，必得把吓人的和被吓的，一个搁在“吓”字头里，一个搁在“吓”字后头。不错，我们也可以把“你”和“我”全搁在“吓”字头里，可是那就得加个字，比如说“你把我吓了一跳”，“我让你吓了一跳”。甚至我们可以说“让你把我吓了一跳”，但是我们不说“把我让你吓了一跳”。可是我们不能说别种话里没有别种说法。这一类差别，就是文法上的差别。文法就是语句组织的条理。文法不管单字的意义，除了极少数和语句组织有关的。

白话和文言

1.2 一个社群有一个社群的语言，“汉语”是汉族人民的语言，这种语言写成文字习惯上称为“中文”。语言是不断的变化，几十年不觉得，几百年就可观；汉语自从有纪录已有三千多年，当然经过了相当的变化。这个变化表现在三方面：一是语音，例如“文法”二字，隋唐以前的人说起来，有点像“门拔普”。二是“词汇”，例如“电灯、铁路”是现代的事物，古人的语言里决不会有；“干、戈、节、钺”今人已经不用，现代的语言里也就舍弃了这些字。甚至同一物件同一动作，古语今语也可以用不同的字来表示，例如古人说“目”，今人说“眼”，古人说“足”，今人说“脚”，古人说“卧”，今人说“躺”，古人说“呼”，今人说“叫”。第三是语句的组织，例如春秋时人说“尔

何知？”现在的人说“你知道什么？”宋朝人说“吃不得这酒成”，现代的人说“吃不成这席酒”。语音的变化虽然也不小，但是因为我们用的不是拼音的文字，古今字音虽变，不妨用同一字形，所以单从文字方面看，古今语音的差异竟不大显露。可是后面两种变化是可以在文字上清清楚楚反映出来的，假如我们认真用文字作语言的纪录。

倘若每个时代的文字都跟着语言走，周秦时代的人说周秦语，也写周秦文；唐宋时代的人说唐宋语，也写唐宋文；到了现代，只说现代语，只写现代文，问题也就简单了。无奈周秦以后，中国的文字和语言就脱了节，写文章的人老要摹仿周秦文，这就是所谓“文言”；通常又称为“古文”。至于现代语写在纸上，那就称为“语体文”或“白话文”。

为了求容易懂，话就说得简单了一点，需要略为修正。在二千多年里头，文言自身也有了相当的变化，时代的变迁怎么样也得留下他的痕迹。最明显是在词汇方面，这不用说，就是在文法方面也略略有些变化。周秦时代的文字还和语言相当联络，时代的先后，地域的东西，都显示在文字上，就以文法而论也相当庞杂。后来人模仿周秦的文章，无意之中加了一番选择和陶熔，取出一个最大公约数来做他们自己的规律；不，连最大公约数都够不上，有些周秦时代的文法条例，后来人不很能了解，也就不遵守了。

对于时代变迁的影响，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是竭力仿效古人，用古语代今语，例如不说“军长”而说“将军”，不说“学生”而说“生徒”，结果，虽然有时还是不免露马脚，可是他们至少是拿周秦文做他们的理想的（唐宋以后的文人又常常拿唐宋古文家改造过的古文做他们的理想），他们的作品表面上也做得很像，我们可以称这一派为“正统文言”。

但是很早已经有人对于口语的影响采取较宽容的态度。他们虽然沿用文言的架子，却应合当前的需要，容纳许多口语的成分。随笔和书札里面有很多例子，公文、契约等等应用文字更是如此，这一类文言可以称为“通俗文言”。

口语成分较多的通俗文言，也就可以算做语体，最显著的是由和尚们开始而宋明理学家继踪的“语录体”，和由唐五代的“变文”开始，后来流为弹词和鼓儿词，以及由宋词元曲开始，后来衍为旧剧的戏词以及小曲的种种语体韵文。这些里面都还掺杂许多文言成分。比较纯粹的语体是宋人的平话，我们可以称之为“平话体”。旧小说一直沿用这个文体，从前所说白话一般也就指的这个。

三四十年以前，白话文只应用于通俗文学，在其他方面还不能跟文言争天下。可是近百年是中国社会变动得最剧烈的时代，主要的原因是和西洋文明的接触，这个接触在语文上也发生了影响。这个影响有直接和间接两方面。间接的影响是西洋的语文相当一致的情形促起我们的语文合一运动。要语文合一，当然没有让语言去迁就文字的道理，只有扶起白话来夺取文言的位置。经过三十多年的斗争，这个运动已经取得完全的胜利。西洋文明的接触同时直接在我们的语文上发生了影响，最重要的是词汇的改造，新的词语跟着新的物件和新的思想像潮水一样的涌进来；其次是文法方面，也增加了好些新的语句组织的方式。

我们讲文法，很显然，白话有白话的文法，文言有文言的文法。但是因为究竟同是汉语（古语和今语）的文法，当然有很多共同之点。（不但文言和白话有共同之点，就是汉语和别种语言又何尝没有共同之点。）有人把白话文法称为语法，文言文法称为文法，这也未尝不可。但是假如我们需要说明白话和文言相同的那些条理的时候，没有一个双方通用的名称也不方便。所以我

们将就“文法”这个现成的名词，有必要时分别称为白话文法和文言文法。

我们为什么要学习文法？本来，学习文法只是在学习外国语的时候最为重要。汉语是我们从小学会了的，他的文法条理已经不知不觉的印在我们脑筋里面，无须再学习了。但这只是理论上的说法。事实上，假如我们小时学会的是一种方言，我们学习标准语就得注意标准语的文法。文言现在虽然已经不用来写文章，可是我们的丰富的文学遗产和历史记载绝大部分都是用文言写的，我们要阅读这些作品，还是得学一学文言的文法。文言和我们的口语除了单字的读音差不多一致外，在联字造句的条理方面是有相当距离的。我们学习文言固然不及我们学习一种外国语的困难，但是至少也可以和意大利人学西班牙语相比。所以本书讲文法，在文言方面说得比较多点。

字和词

1.3 我们平常说话，是一句一句的说的，所以“句”可以说是语言的通常的独立表现单位。究竟怎么样是句，怎么样不是句，留在以后讨论。现在要讨论比句更小的单位。假如有这么一句话：

yuànzi lītou yǒu yīkē pípāshù
院子 里头 有 一棵 枇杷树

这句话可以从三方面来分析：嘴上说出来是一串声音，纸上写出来是好些个字，同时这句话包含好些意义。

从声音方面讲，这一句话可以分成若干“音缀”（或音组），yuàn是一个，zi是一个，一共有十个。何以称为音缀呢？因为这些还不是语音的最小单位，语音的最小单位是一些辅音（b，

p, m, f 等) 和一些元音 (a, i, u 等)。可是这些音素单独应用的时候较少，通常是配合成组发出来的，如 yuàn, lì 等等，所以称为音缀或音组。

光有声音，没有意义是不成为语言的。声音和意义怎么样配合呢？上面这一句话如果从意义方面分析，有五个段落，上面例句里分开写。每个这样的段落称为一个词，一个词可以只有一个音缀，如 yǒu，也可以有两个以上的音缀，如 pí pā shù，但就汉语而论，大多数的词是两个音缀，如 yuàn zi, lǐ tóu, yī kē。一个音缀的词称单音缀词，两个或更多的音缀的称复音缀词。

然则“词”就是语言的最小意义单位了？对的，可是不完全对。比如“院子”是一个词，他的意义似乎都集中在“院”上，同时我们有“戏院”，“法院”，“院长”等词，可以证明“院”这个音缀的本身就是一个意义单位，“子”只是一个附属品。可是我们通常不单说“院”，而说“院子”。所以我们这样分别，“院子”是最小的表现单位，这个单位称为“词”；“院”是最小的意义单位，称为“词根”；“子”的本身没有丰富的意义，只有帮着造词的作用，称为“词尾”。换一个词来看，“枇杷树”，这个词由“枇杷”和“树”这两个词合成；“枇杷”这个词两个音缀，拆开来“枇”也没有意义，“杷”也没有意义，所以这个词同时是表现单位也是意义单位，“树”只有一个音缀，更不用说。这样看来，词有单纯性和复合性两种：单纯的词同时兼为意义单位和表现单位，复合的词只是最小的表现单位，不是最小的意义单位。

再从文字方面看，上面这句话写成十个字，一个字和一个音缀相当。所以就文字方面讲，单音缀词可称单字词，复音缀词可称复字词。为兼顾语文两方起见，以后就用“单词”和“复词”这两个名称。综合以上所说，列为一表：

单词	单音缀	—— 树……………	} 单纯性
	单 字		
复词	复音缀	枇杷……………	} 复合性
	复 字	院子 (词根加词尾)……………	
		枇杷树 (词加词)……………	

由上面所说,“字”和“词”是很有分别的,每个字只代表一个音缀,可以成一个词,可以不成一个词。这个区别在语体文和常用文言里都很显明,因为多数的词不止一个字。但在正统文言里这个区别就不很明显了,因为正统文言里多数的词就只一个字。例如上面那句话,可以写作“庭有枇杷树”,只有“枇杷”是两字合成的词,其余都可以算一字一词。

衍声复词：联绵

1.4 复词的逐渐增多是近代汉语里的一贯趋势;在现代的口语里,甚至在现代的文言里,复词的数目都比单词更多。我们要研究一下复词的组成方式。照上面所说,复词的一部分是以义相合的(如“枇杷树”),这一类留在后面讨论。其余的复词有些是古代固有的,有些是后来产生的,总之不外乎“衍声”的原则,现在分三类来讲。第一类是我们上节所说单纯性的复音缀词,也就是前人所说“联绵字”。这类词从前人给他下的定义是“合二字而成一语,其实犹一字也”,照我们现在的说法就是“合两个音缀(写成两个字)成一个词,具有单一的意义”。所谓单一的意义,就是不能再分析。这类词往往是双声(声母相同)或叠韵(韵母相同),但也有非双声非叠韵的。例如:

双声——踊跃、参差、龟勉、匍匐、踟蹰、流离、溟濛、玲珑、伶俐、嘹亮、含糊、留连、恍惚〔以上容状〕;鸳鸯、鸛鹄、蚰蜒、蜘蛛